

文章编号:1673 - 1751(2015)01 - 0142 - 05

民国时期中国相士群体探析

兰 波

(山东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山东 济南 250100)

摘要:民国时期,相士群体人数激增并逐渐分为两派——书房派与江湖派,其中江湖派人数占绝大多数,主要来源有盲人、失业破产者以及落魄读书人。这些人迫于生计,将骗术与相术结合,收入情况亦视其手法高低而有差距。行走江湖的相士们谈相的场所主要集中于家里、旅馆、街头、庙会、茶馆等人群聚集之地。此外,民国时期的女相士较以往更多,看相的手法五花八门,时人对其评论亦可谓毁誉参半。

关键词:民国;相士;相术

中图分类号:F326.11 **文献标识码:**A

中国的相术自春秋战国时期发源至今,经历了数千年历史,虽有过跌宕起伏的命运,但从未绝迹,在这一过程中,相士起了决定性作用。民国时期的相士人数庞大,是一个较为特殊的群体。本文拟从这一时期相士的来源、流派、收入、素质、论相场所及女相士几个方面进行分析,进而揭示民国时期相士群体这一特殊人群的生存状态。

1 民国时期相士的主要来源

民国以降,中国结束了几千年的封建统治,开始进入社会大转型时期。此时,由于政治、经济、军事等各种原因,社会秩序混乱,社会功能奇缺,失业问题严重,导致一大批人开始从算卦相面这一行当中寻找出路。这一时期,相士群体主要由盲人、失业破产者以及落魄的读书人等构成。

1.1 盲人

民国时期,社会功能不健全,既没有为盲哑人设立的特殊教育机构,也没有相关的救助设施,更没有相关的就业培训场所,因此,许多盲人迫于生计不得不选择了星相业。“因目盲而营星相者,本缘从前国家社会,未有盲哑特殊教育之设备,生存无术,遂营斯业”^[1]。

在这种社会环境中,盲人的出路一般有三条:卖唱、乞讨和算卦相面。“解放后曾到盲人工厂做过调查,拿宣武区手表壳厂来说,第一车间就有七名盲人过去干过算命行当。”^[2]盲人一般采用“摸相”的方式,而摸相则以“摸骨”为主。那些走

街串巷给人算命摸相的盲人,由于行走不便,往往会有另一人跟随,同时为了引起民众的注意,“或弹弦,或吹笛,或击鼓,带唱曲”^[3]。

1.2 失业、破产者

很多没有一技之长的失业者转行当起了相面先生。在这些迫于环境而转行的人中,既有失业的手工业工人和学徒,也有破产的地主、商人,甚至还有被解职的官吏职员。“算卦先生刘洪年先在北京荣宝斋当学徒,后去东北当印刷工人,九·一八事变后失业回家,在天桥从赵老道学算卦以维持生活;蔡笑陈早年当过裱画工人;张辅臣曾在药铺学过徒。他们两人早年家境都较好,读过几年书,但不爱劳动,便干了算卦相面这一行”,“天桥的算卦相面先生中,田春庚、赵尚有是破产地主,白云峰 1925 年以前在通县做官,有名的杨铁嘴是清宫太监,杜云华原是东北的商人,王宾生的父亲开过染房,亚卧龙的家里开过饭铺,陈桂钧家里开过裱糊铺,等等。”^[2]

1.3 落魄读书人

清末科举制的废除使社会知识结构发生了转型。此时,曾经置身于传统科举制之下的基层知识分子仕途无望,有些人开始走上了算卦相面的道路。还有一部分式微书看门第中的读书人,随着家业的沉沦,也开始变得无事可做。这些人有一定的文化知识,能诗能文,但因家业萧条或失业,又别无他技,便利用自己的文化知识,研读几本传统相书,在街头摆个摊赖以糊口。《中华文史资料文库》记载,“一位同事因小学教师工资低微,难以养家,就在星期六的下午和星期天,在天桥摆相摊。后被校长知道,遭到辞退,从此他便专门以相面为业。”^[2]

2 民国时期相士的流派

自古以来,相士群体就有“书房派”与“江湖派”之别。进入民国时期,江湖相士人数激增,其相法亦往往与骗术结合。这些借相术以糊口之人与潜心研究相理之人形成了强烈对比,因此,这一时期更加深了“书房派”与“江湖派”的裂痕。

2.1 书房派

所谓的“书房派”,主要包括两类人:一类是对相术感兴趣而纯粹研究相理的人,这类人一般不给别人看相,也非以此为生;另一类则是既研究相理,同时也给人看相,但也不完全以此为生,这类人有一定的文化水准,多为文人墨客,广交天下名士,绝非走街串巷之流。

民国时期,曾有一位著名的相学大家叫蔡北仑,号昆云使者,为书房派的典型代表。“昆云使者,有志之士也,留学东瀛,毕业于早稻田帝国二大学。得政治经济诸学位,造诣甚深。归国握政权者数年。故一时之大政治家也。祇以仕途险恶,不堪随同污留而自浊,乃急流勇退,以相自隐。世俱知使者为巨相家而不知其固一大政治家也。”^[4]昆云使者的祖父曾与清朝大员曾国藩同朝,因此他小时候常常听其祖父说起曾文正善相人的事情。受此影响,他在十三岁时便已能够背熟多本相书,悉心研究相理。十七岁时,能给人看相。进入中学之后,因种种原因开始对相术持怀疑态度,并一度甚为厌恶终至放弃。二十岁时,远赴日本留学,在早稻田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在日本,他得知这里的政治家往往精通相术,且将其运用于政治上,因而他又重新唤起了对相术特别是对西洋相法的兴趣。“鉴日本政治家之群能相人,且悉于心理学有深邃研究,于是重温旧书,追溯相术,更学习西洋骨相手相,以为凡政治家胥以懂相,又以中国相术,都皮毛外表之谈,乃与日本心理学者、医学家研究心理病理和生理解剖人类学。”^[4]从这一案例中不难看出,书房派相士无论在理论层面还是技术层面往往都高人一等,且他们不仅对中国传统相法颇有研究,还兼通西洋相法,将二者兼容并包,扬长避短,对后世相术的流传与发展有一定影响。

2.2 江湖派

民国时期,江湖派相面先生大致可分为四类:挂张相、抢巾相、摸骨相、量手相。

第一种“挂张相”,相面先生无论走到哪里,都会在墙上或桌前挂一张画像,“古老的便是红

顶花翎的肖像,摩登的便是西装打扮。”^[5]第二种“抢巾相”,“这一种全无真实本领,看见有人走过,随便拉着谈相,凭他的三寸不烂之舌,说得天花乱坠,引起旁观者伸出手来,请他看看,于是一角二角,又到了他的袋子里去了。”^[5]第三种“摸骨相”,以盲人为主。中国传统相书中讲究“贵贱在于骨法,忧喜在于容色”,因此,摸骨也是一种很重要的相法,“根据铁关刀中相骨秘诀而来,甚至于有不识字的,也靠着摸骨相度日。”^[6]第四种“量手相”,相者仅靠一根线,一把尺,再背上几句成文定稿,“指上带着小铜尺一枝,粗丝线一根,还有一幅画了二三十只手的布轴,挂在旁边,量一量手指的长短,便可以定你终身的荣辱,这是一种最简洁的江湖相法。”^[5]

3 相士的收入情况

民国时期,相士的收入有较大差距。那些属于较高级一类的相士,他们所结识的往往都是有头有脸的大人物,收入也很高;那些属于社会底层的相士,所赚之钱也就仅够糊口。根据相士的收入情况,可将其分为四类。

第一类,纯属江湖术士。这一部分人懂些相理,从小拜师学艺,但不精通,因此赚钱基本要靠弄虚作假的骗术,行话叫作“使腥儿”。他们的收入较为可观,“一般每天可收入二至四元,能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其中少数人受过‘好踅摸’,即得到师傅的真传,本人又有些文化,能说会道,精于骗术,堪称‘大将’。他们常出入于上层社会,给富商大贾、军阀政客谈相卜卦。有时他们一天就是十几元、几十元甚至上百元的收入。”^[2]第二类,自学成才。这些人识字有文化,主要靠自己钻研,“收入一般每天一至二元,勉强维持生活,有的不得不兼营他业。”^[2]第三类,熟读相书,但不灵活。这类相面先生虽然熟读相书,但却只会死背条文,脑袋不灵活,不会使用骗术,即不会“使腥儿”,因而挣钱并不多,甚至难以糊口,行话管这类人叫“控子”。“多数是落魄文人,但他们‘一年控,二年相,三年四年一个样’,只要混上几年,也就逐渐熟谙其中奥妙,同前两种人一样了。”^[2]

第四类,盲人。盲人由于自身的缺陷,收入也不高,“他们虽多经师傅传授,但下街的盲人,一般每天只赚几角钱。有时几天不开张,生活很苦,还常受人欺凌。所以除下街算命,还兼卖唱。”^[2]

以上便是民国时期各种相面先生收入的大概情况。其实,在旧社会,这些算卦相面的除个别人

之外,大多数生活还是比较艰难的,而且有时候还会“遭受地痞、恶霸和军警宪特的欺压。不过他们老于世故,常能巧妙地应付过去。只有个别‘本领’大的与有钱有势的人物有勾结。经济上,他们主要交纳地租、房租,不再交纳其他捐税,生活比天桥其他生意人和艺人稍好一些。”^[2]

4 相士论相的场所分析

相士论相其实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固定场所,只是为了招揽生意,大多数江湖相士会选择人群较为密集的地方,如旅馆、街头、庙会、茶馆等,只有少数人会选择在家中设馆谈相。

4.1 家中

一般选择在自己家中谈相的人不外乎两种。一种是并不以相士为职业者,严格地说,这类人就不能称作相士,只是他们对相学颇感兴趣且喜谈相理。这种人多属于知识分子,有文人墨客,亦有军政人物。另外一种则是“道行”较高的大相士,这类人因对相学研究较为透彻且相法神奇,受到民众的推崇并在社会上有一定影响。由于排场较大,这类人物是不会轻易“出山”的,只在家中接待来访客人,而且更愿意接待一些有头有脸的大人物。

在家中看相的属于“座子经”。他们不仅要把自己的外貌衣着包装好,住所也要稍显“豪华”,有的甚至会雇佣人。一般有身份和地位的人会慕名而来,如若能够帮助他们解决问题,那更是豪掷千金而不吝惜,因此,这些“坐堂”的先生们往往能赚到大钱。

4.2 旅馆

很多江湖相士在看相的过程中会夹杂骗术,既是骗术,终究有一天会被识破,因此,他们一般不会在一个地方久待而是选择“云游四方”。每到一地,或租房子,或住旅馆,也属于“座子经”。相士们行走江湖,在租住旅馆时一般都会打广告,“门口写上了某某命相馆或某某设砚处几个字。有的更写了一些四六文章的自我介绍词,总是‘幼耽翰墨,长好相术,言休咎于未来,百发百中,如迷津之宝筏,明示方针,诸君欲问前程,务祈光降一试’这一套。起初挂牌的,常用‘访友不遇,暂时设砚于此’这一种话。在报纸上他登着广告,加上本人的照片,以做宣传的。”^[5]

4.3 街头

有这样一首诗,“一竿细竹一铜钲,回首茫茫说与卿,且抱三弦上街去,老夫灿熟百年经。”^[3],

无疑是对街头相士的真切描述,这类人基本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盲人或半盲半明的男女,为了吸引客人,手里会拿着一些小乐器,“手里挟着小锣和弦子,边走边敲边弹。他们因为半盲半明,走路不大方便,故必有另一个扶着同行。”^[6]另一种是非盲人,手里什么也不拿,边走边喊:“算长命,二百钿……”。

街头相士的目的,“不在乎区区的算命钱。忖度你是愚鲁一流,他们往往故神其说,妄言今庚流年不利,某月星宿不好,须要当心,如欲转祸为福,必须禳解禳解才可消灾免厄。信口开河地乱说一阵,说得你心里活动了,他们的生意经就此成功。斋斋星宿、禳禳晦气,他们都可一手包办,其代价金必在十元以下或十元以上。”^[6]

还有一些是在街头摆摊看相的,地点不固定。比如,旧上海“环龙桥布业公所前的一条街上全是星卜测字摊,有辟陋室置桌椅者,有露天设摊者,有立谈者,问事推命、拾卷测字,无非是卜问妻财子禄、婚姻就业之事。他们善用江湖手法,信口开河,骗取钱财,宣扬迷信,害人不浅。”^[7]

4.4 庙会

中国自古以来兴开庙会,庙会上有做买卖的,有表演娱乐项目的,当然也有算卦相面的。从有关民国时期庙会的社会调查报告中可窥一二。

1933 年 7 月 15 日肥城县固留寺庙会:“庙内如说鼓书者、相面者、算卦者、卖玩具者、卖食物者……无不应有尽有”。^[8]1933 年 6 月 17 日金乡县城隍庙庙会:“相面的,出卦摊的,也有十几份子。”^[8]1937 年 5 月老东岳庙会调查报告写道:“剧场之中,约分清唱、京戏……杂耍场中,则为相声、西洋景……其他一项,则为星相命卜之士、传教士、书信代笔人等。”^[8]可以说在中国的任何一个地方的任何一个庙会上,必有算卦、相面先生的身影。庙会,一方面给民众提供了娱乐与交易的场所,另一方面也是迷信滋生的大本营。

4.5 茶馆

茶馆,在民国时期也是一种非常普遍的娱乐场所,是各色人等聚集的地方。当然也少不了相面先生的身影。同样有民国时期社会调查报告为证:在昆明,“茶馆中常有……游僧野道,卖十论相,流娼滥妓,形形色色、驯至不可究诘,其于人心风俗,为害至巨。”^[8]品三茶社,“每日有一相士到馆来兜人看相,每天来四回。彼手持一小竹片,口说看相、看相,并声明看手相奉送不收费……彼每日好生意时可得 10 余元。”^[8]

在茶馆中游走的相面先生流动性较大,属于江湖生意中的“游经”。这些人一般也没有什么真本领,纯属碰运气赚钱。由此可见,民国时期众多的茶馆也是迷信滋生的场所之一。

5 民国时期毁誉参半的女相士

民国时期,女相士的比例不断增加。“夫相士一业,在外国亦有之,非中国独产也。此职业不应男性独占有,此理亦至明显。”^[9]特别是在旧上海,名噪一时的女相士不乏其人。

5.1 女相士的生活状况

民国时期,由于失业问题严重,同时随着女性自我解放意识的提高,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打破传统束缚,从事相士职业。她们或受家庭成员传授,或拜师学艺,或自学成才,带着一技之长,游走于江湖之间。其实,女相士从业者,多半是为生活所迫。“世界不景气,失业问题愈益严重……即以女相士而论,非‘创作’之职业乎?”^[9]

女相士的生活也很凄惨。大多数是拜师学艺,有的甚至从儿童时期就开始学。她们不仅要跟随师傅四处颠沛流离,受师傅的严厉管教,甚至威逼打骂,而且若要在旅馆租房看相,往往还要受茶房等服务人员的从中剥削克扣,真正到她们手里的相金就所剩无几了。此外,女相士还要有一定的口才和姿色,如果“口才和色相呆板,问津自然无人”^[10]。

5.2 以论相为幌,行桃色之实

“以论相为幌,行桃色之实”,虽然听起来有些骇人听闻,但这确是对当时某些女相士的真实写照。难怪有人会发出这样的疑问:“为何男人为相士者,不冠‘男’字,而女儿为相士者独以‘女相士’名之,此何故欤?”^[9]其答案便是,一些女相士为了招揽生意而不惜牺牲色相。“女子们若要有喙头和肯牺牲色相,是不怕没有饭吃的。所以,在上海就很多那些桃色职业女子。好像以前那些以‘谈相’为幌子的女相士,实则,他们也是属于桃色职业女子之一。”^[11]

女相士一般在旅馆中谈相,大概四个好处:其一,显得有派头;其二,给一些有头有脸的人物提供了“隐身”的方便;其三,茶房等服务人员可以提供生活上的便利;其四,为她们出卖色相提供了场所。“女相士真像雨后春笋,也和现在的向导社一样地蓬勃不已,有些还挟一只小皮箱,御驾亲征,先给‘客相’似的在每一家旅社跑着,只要你一动‘相’心,她就会给你‘全相’。”^[10]

女相士为了招揽生意,会在报纸上登广告或印传单。广告内容与用词很诱人,“倘用‘相术神奇’四字来号召,还说得过去,然而她们却标着‘天仙化人’……简直不像替人相面,是卖色一流了。”^[6]同时,为了展示自己的美貌,一般都会附上玉照,使客人更加一目了然。有人这样描述当时女相士的一张传单,“菱清女相士传单一张,用桃林纸红墨印的,下有菱清、闻莺合摄的艳影,上面载着‘诸君欲问前程,可以随请随到’,‘并有蕙心兰质的闻莺女郎同来,善观手相,相法奥妙神奇,能挽回造化,看了包你得意’这种措辞,可谓香艳无比,夸大之至。”^[6]

女相士借谈相之机,行桃色之实,其原因主要有:第一,大多男性顾客将女相士当作“消遣品”,假借谈相之机而占其便宜。“盖呼朋引类,以女人为消遣品之行为,在闻常自号为正人君子之流者,现在别开路径,旅邸之中,唤女相士光临。藉问‘流年’而款情话。以看‘手相’之机会,而握素腕,问‘桃花运’,而赏妖态,美其名曰‘看相’”。^[9]第二,由于失业问题严重,很多妓女纷纷转行做女相士,且定价低廉。“相金二元,可畅快地调情,‘细批流年’,定价廿五元,即为‘一夕代价’之变相定价。现今妓女不景气,皆不知模仿职业之故,一为女相士,岂不‘身价十倍’乎?”^[9]第三,当时很多报纸纷纷报道某女相士的相法如何神奇,使得这一职业越来越热门。“天真、红梅等女相士,某大报正大捧而特捧之,可见此为妇女之一条大出路。”^[9]第四,由于住旅馆有房费、服务费等,因此,仅靠纯粹的相金是难以维持生计的。“要是仅仅依靠了一些理多应得的相金,那么,是连付房金也是不够的。”^[11]第五,当时政府虽曾大搞破除迷信活动,但显然对于看相一业收效甚微,“夫破除迷信,中央虽努力从事,然而,看相一事,似不列于迷信之中。”^[9]时人这样评价女相士:“相面先生本是走江湖生意之一,他们的秘诀就是讨取口风和阿谀吹拍为能事,确能善观气色、断人祸福者,恐百不得一,而相面中尤以女相士为最可笑、最可鄙。”^[6]女相士的声誉如此可见一斑。

当然,并非所有女相士都是如此。民国时期,不乏因相术神奇而出名者,只是由于一些所谓的“女相士”打着谈相的幌子而行桃色之实,成了时人皆知的秘密,因此自然给女相士这一职业蒙上了一层灰雾。

参考文献:

[1] 佚名. 浙省变通废除星相等办法[N]. 申

- 报,1929-1-27(4).
- [2]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中华文史资料文库[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
- [3] 李家瑞.北平风俗类征[A]//民国丛书(第五编).上海:上海书店,1996.
- [4] 范凤源.记昆云使者之新相术[N].申报,1927-4-8(3).
- [5] 灵雨.星相业的面面观[N].申报,1939-11-9(2).
- [6] 车吉心.中华野史(民国卷)[M].济南:泰山出版社,2000.
- [7] 徐起.老城隍庙摊头话旧[A]//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上海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社会法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 [8] 李文海.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宗教民俗卷)[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4.
- [9] 王玉.谈女相士[J].社会新闻,1934,9(7):267-269.
- [10] 农人.女相士[J].春色,1937,3(1):3.
- [11] 佚名.专看“桃花运”的女相士[J].扬子江,1946,1(5):8.

ANALYSIS OF THE CHINESE PHYSIOGNOMIST GROUPS DURING THE REPUBLICAN PERIOD

LAN Bo

(School of History & Culture,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250100, 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period of Republican, there was a surge in the physiognomist population and they gradually divided into two schools---the study genre and the empiric genre. The empiric genre accounted for the vast majority and most of them were the blind, people who were unemployed or went bankrupt or scholars who had come down in the world. These people combined tricks with physiognomy in order to make a living and their income depended on the level of their tactics. The physiognomists travelled from place to place, and home, hotel, street, temple, tea-house were their workplace where people gathered. In addition, there were more female physiognomists than ever before and physiognomists used various kinds of tactics to tell fortune and they got both praise and blame at that time.

Key Words: the Republican of China; physiognomist; physiognomy

(上接第141页)

MULTI-DIMENSIONAL IMAGES OF VISUAL CULTURAL MORPHOLOGY —Media art and images of mixed construction

LI Chang-chun

(School of Design & Art, He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engzhou 450001, China)

Abstract: Contemporary visual culture morphology and orientation possess artistic features with complex and multifaceted nature of public spirit. New media art penetrates virtual reality and mental imagination, creates multi-dimensional images that are strange or produces a sense of personal experience, used widely in the visu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visual images of art morphology. As spiritual cultural values and vivid aesthetic culture, visual culture is formed in the aesthetic cognition and visual culture morphology based on digital information makes new media art live in symbiosis with the classical art of mutual tolerance, thus achieving the evolution of visual culture.

Key Words: visual image; multi-dimensional image; mixed construction; generation